

最長的一夜

黎天鐸

率隊告別國父陵寢

民國三十八年農曆春節，我以國防部預幹總隊副總隊長奉命率領集合在南京孝陵衛營房約五百名預幹總隊隊員，去嘉興集中編訓。當時鐵道運輸擁擠不堪，無法在下關車站登車，改在堯化門車站；由營房到堯化門這一段距離須步行。我特意指定取道中山陵前，領導全體隊員面對國父孫中山先生陵寢，肅立行禮致敬，並高聲宣誓：「國父！您安息吧！我們一定會回來的！」大家心情沉重，泫然欲泣！這一幕往事，永難忘記。事隔三十六年，依舊羈留臺島，河山未復，陵寢蒙塵，愧痛何似！

夜 一 的 長 最

部隊到達堯化門車站，沒有看見一輛車廂。經向路局一再交涉，勉強撥出幾輛敞篷貨車，大家無可奈何，幾百人擠了上去，別說沒有座位，僅能勉強站着或蹲着，好在正是寒冬季節，北風呼嘯，似有雪意。這一個最不平凡的「春節」，大家也幾乎忘記了！火車慢慢開動走上京滬鐵路，已是黑夜，祇有風聲、火車汽笛聲，和身旁同伴們被寒風吹襲所發出的哆嗦聲。我同樣擠在人

羣中，蹲在車內，用一床軍毯張開來，將周圍幾個人圍籠罩在裡面，由於每人口中所呼出來的熱氣，形成了一座溫室，似乎消除了寒冷，這是一種很偶然的體會，非常人所能領略得到的。到了嘉興以後，國防部預備幹部局長兼預備幹部總隊長賈亦斌，先着手隊員編組和幹部就位，全部隊員分編為四個大隊、十六個中隊；第一、第四兩個大隊隊員都是動員而來的在鄉預備幹部，第二大隊是二〇六師傷癒青年兵，第三大隊是青中學生。總隊部與二、三兩大隊駐西大營，一、四兩大隊駐東大營，隊職官幾乎清一色由賈某羅致，其中祇有隊長一人是我第二處科員林蔭，由我推薦擔任第四大隊第十五中隊長。

賈逆亦斌圖謀叛國

賈某對一、四兩大隊，完全授權給親信的第二大隊長，名義上要我駐東大營對兩個大隊負責導之責，其實目的在孤立和架空我任何權責。賈某將重點放在第二大隊，該大隊隊員是二〇六師傷癒青年兵，曾經過洛陽戰役，有實戰經驗，且經刻意籠絡感情，認為可以成爲他的基本隊伍，

將可唯他之命是從，赴湯蹈火皆可任其驅使了！

賈某初期一切還在偽裝，除與其心腹幹部密謀部署外，尙未敢公開暴露。但在一次類似羣衆大會式的集會中，賈某已在作試探性的行動，向隊員們強調他的「一次革命，兩面作戰」；但把重點偏向「反腐化，反官僚」的一方面。臺下事先佈置好心腹份子，隨聲附和，意圖造成聲勢。我默察賈某一言一行，「投機叛國」已屬時機問題。此時革命領袖蔣公早已引退，經國先生也已脫離公職，隨侍蔣公，以在野之身，策劃「救亡圖存」的革命大計。政府在李宗仁向中共求和的決策下，大局激變，民心士氣，土崩瓦解；中共氣餒益張，提出包括李宗仁在內的懲辦「戰犯」等八大招降條件。小丑邵力子、張治中等竟臨事變節投共；在這段時間，經國先生隨侍蔣公在溪口故居，仍然袍澤情深，非常關顧青年軍的一切，對預幹總隊尤爲關心，曾兩度通知賈某和我由嘉興前往溪口見面。第一次賈某應召同行，經國先生曾慰勉有加，並囑在溪口附近瀏覽名勝古蹟，如雪竇寺、妙高臺、三隱潭等處，並到寧波碼頭，登蔣公座艦太康號，由艦長黎玉璽上校引導

參觀。第二次，賈某竟避不應召，自乃「作賊心虛」；我當將賈某近期言行向經國先生面報，請轉知有關方面予以戒備，以防萬一。

我回嘉興後不到一星期，國防部發佈命令，將賈亦斌調離預備幹部局長及所兼各職，局長職務由副局長徐思賢暫代，總隊長由我接替，在此種情況下接長總隊，固然是「臨危受命」，但形勢險惡，不可言喻。第一、所有各級幹部，一時無法調整，精神上係受賈某控制。第二、部份學生對賈某調職頗為不滿，同情賈某，極易引發事端。賈某雖知無可如何，但暗示心腹暫時忍耐，維持現狀，以利行動。此時適國防部分發二十餘位上、中校級軍官到總隊安置，我正準備採釜底抽薪方式，逐次調整隊職幹部，以稍減賈某之影響力；但時不我與，賈某自然不甘心放棄這一份費盡苦心造成的一股「力量」，一旦化爲烏有。在這段短促的時間內，賈某經常秘密來往於上海與嘉興之間，以與心腹聯絡指示及策劃「叛變」企圖，並因離職，乃決心將預定日期提前，事後得知原定於四月十六日發難。

在賈亦斌調離總隊之前，他始終不敢向我透露任何心事，儘量偽裝，口口聲聲還是效忠領袖的；我自然也不便當面揭穿他的假面具。直到面臨「山雨欲來」的情勢，當時京滬杭一片大三角洲地域，尚在政府掌握之下，有淞滬警備總部湯恩伯總司令在上海坐鎮，雖然社會秩序遭受共諜份子積極活動破壞，謠言滿天飛，但大致說來還算平靖。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六日下午四時左右，親賈

亦斌的幹部向我報告：「賈局長今天要來看總隊長！」我頓時如觸電一般，判斷要來的終於來了！但是表面上，我力持鎮靜，並問：「賈局長乘那班火車來？何時到站？我們好去接他！」我祇知道賈某住在上海，所以有此一問。答稱：「大概馬上就到了！」我站起來離開總隊部（在西路營內小院中），出西營門沿大街向車站走去；但未遇到賈某。回到總隊部，以爲賈某已由另一通路經由東營門來到總隊部了，實際賈某已早來嘉興隱藏，選定本日發動；我祇好在總隊部靜觀待變。

脅迫隨同隊員出走

慢慢夜幕低垂，驟見窗外人影幢幢，小院內已有荷槍實彈的隊員逡巡，總隊部已被包圍，我已被「保護」，但尙無人進入室內，不過他們聲稱外面情況混亂，阻止我外出。大約十時左右，有所謂「隊員代表」八人，稱係代表一、四兩大隊的八個中隊同學，向我有所謂示和報告；先問我：「本總隊在目前大局變化的情勢下，總隊長作何打算？將採取什麼行動？」

我答道：「聽從國防部的命令行動，相信國防部一定會妥善安排。」他們接着報告：「同學們的意見，我們應該有主動的作法，移駐安全地區，離開交通要道……。」

我問：「何處是安全地區？是不是賈局長已有腹案了？」「賈局長回頭會來和總隊長會商的！」他們和我的談話時間很長，以上這些是談話的要點。其中一、二人，有時還帶些威脅語氣，

但大致還保持相當的禮貌。

所謂「代表」離去後，經過一段相當長時間的沉寂；大約是午夜一時左右，賈某率同心腹十餘人，進入我的辦公室，一臉奸笑，現出極爲親切的表情，希圖緩和緊張的氣氛。寒暄一陣，坐定之後，開門見山，提出總隊今後行動的意見，故意提出多種方案，而最後決定：「移駐莫干山區，以觀時局變化，爲國家保持實力。」此時仍誑言擁護政府，效忠領袖，要爲國家保持實力。我知道這完全是針對着我的說詞，希望我能同意他的想法，任由擺佈，而採取行動；因爲當時我是名正言順的「總隊長」，如果我不「合作」，那就是名不正，言不順了。同時青年軍的學生，除了極少數受賈某驟騙者外，絕大多數對領袖的忠貞，是不可能以賈某的花言巧語所取代的，所以賈某指示他的心腹，對隊員大眾要說是：「我們總隊要開到奉化溪口，去作領袖的衛隊！」想把他們騙上路；等到造成「出走」事實，他就可以恫嚇大家：「我們不回去了！我們要想辦法走自己的路！」達到他「叛國投共」企圖的第一步。

同時在場的賈某心腹，力言「我們要自力更生」，七嘴八舌，目的是當夜一定要採取行動；此時一切已操縱在賈某的控制之下，並已將舉行「戰備行軍演習」的命令，假借我「總隊長」的名義下達各隊。所幸當晚在東大營第四大隊第十五中隊林蔭隊長，因爲從來不知道有這次「演習」計畫，也不會聽過我有任何指示，同時又無法與我取得電話聯絡；他堅持要看到我的親筆命令

才願率隊行動。一面命令該隊學生全副武裝，將同一棟駐了兩個中隊的營房，嚴密警戒與封鎖，囑咐學生們在原地不動，並對來向他催促出發的賈某心腹嚴詞拒絕。雖然林隊長所掌握的僅是兩個中隊，但影響東大營方面兩個大隊學生的心理就很重大。賈在總隊部一再要求，甚至要脅我寫親筆手令給林隊長，但我提出的要求是：「如果今晚一定要行動，必須集全全體隊員講話，說明我們演習計畫內容」；同時向賈某故意提出一些相關問題，特別指出這次行動計畫，事先應該和我研商，因為我們必須有充份準備，以充實未來基地的生存力量。當時我判斷賈某除對其核心份子會詳細說明其企圖外，對一般幹部和隊員還是採取瞞騙手段，甚至事先沒有取得我的同意，也不會公開向其他外國人員透露過。

在這「最長的一夜」中，我的目的是讓被賈某瞞騙的幹部和隊員能發現賈的作爲是非法的；拖延到天亮再說，並隨時尋找機會解除危局。在賈某等得急如熱鍋上的螞蟻，焦急萬分，慢慢天漸微明，賈某已無法再等，離開總隊部到營房外大操場；隨即命人向我聲稱：部隊已全體在操場集合完畢，等候「總隊長」去講話出發。由他的心腹組成的「衛隊」已等在房外，我此時所考慮的是如何找機會讓全體隊員知道事情的真相，同時當時京滬杭廣大地區尚屬平靜，如何避免在大後方發生重大事變，擾亂大局危害地方；至于我個人生死誠不足惜。但這些影響全局的演變，我不能不特別慎重處理，所以我祇好在「衛隊」的「保護」下，走向大操場。

然而所見的情況是很特殊的。

第一、部隊已陸續上道，賈某正站在路邊看着隊伍走過他面前。第二、東大營方面的隊伍，由林隊長掌握的兩個中隊，始終留在營房，未加入行軍序列。第三、屬於第三大隊青中學生編成的隊員，除了槍枝、子彈、棉衣、棉被、連心愛的書籍也捆成一大包，背着上路。看到眼前這些景象，我心如刀割，雖然內心對賈某有深刻的憤恨，但我一定要鎮靜，堅定地應付這一非常事變。

由五十餘人組成的衛隊，自然是賈某的保護者，同時也就是對我的「監視者」。賈某不讓我離開他一步，仍對我表示親切的態度，其他賈某心腹，也輪流在我身邊，說長道短，意在使全體隊員發生錯覺，認爲我和賈某完全是同一心意的。我以沉默和唯唯諾諾來應付；副總隊長潘振球，賈某認爲他是文人，戒備較鬆，潘振球兄忠誠純正，機智沉着，乘隙離去。我在行進途中，賈某發現我棉軍衣內佩了一枝手槍，他很認真地說：「你有槍呀！」此時他還不便繳我的槍。這是暮春季節，早晨尚感春寒，但是在陽光下，隊員們漸漸感到由暖而熱，棉衣已穿不住了，尤以青中學生，武器、棉被、書籍加上行軍的疲勞，更是無法支持，隊伍也不成爲隊伍，拖拖沓沓，綿延十多里長，開始拋棄攜帶的東西，甚至有的躺在路邊，不想走了。

烏鎮分道乘機脫險

大約下午四點多鐘，先頭部隊到達一個地名

叫「烏鎮」的鄉鎮，離開嘉興大概祇有三十多華里。這短短的距離，竟走上將近十個小時，除了那幾十名「衛隊」還保持相當行軍秩序，其他全是零零落落，拉得那樣長；更使賈某着急的，這時正走上一道石橋，據報前面有地方保安團隊攔阻不讓通過。賈某驟聽之下，頓覺驚慌，而我則眼前一亮，認爲已現生機；賈某急着要到前面去看看情勢，帶着一半「衛隊」到先頭去了，我便站在橋上，看着隊員們一個個慢慢走來。有的隊員走過我身邊，疲憊不堪，帶着愁眉苦臉地問我：「總隊長！什麼時候開飯？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我說：「告訴同學們，趕快回嘉興去！」其中也有部份隊員咬着牙，低着頭，一聲不響，向前衝的，這類人我心裡有數，讓他們過去。這時，是賈某初次和我離開，留下二十多名「衛隊」。「保護」我；因爲賈某不在身邊，我立即命令他們疏散到橋頭四周，擔任對外警戒和掩護。他們也不疑有他，都各自到周圍警戒去了！我一直站在橋上，得到我當面指示的隊員一傳十、十傳百，不少隊員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陸續繼續偷偷離隊，等到走在最後面的隊員到來，天色已近黃昏，臨時在烏鎮外的空地上集合，一方面草草煮了一餐飯吃，菜就不用提了。飯後，天色已黑，不一會兒，一彎新月從東方升起，藉着星月微光，賈某向集合的隊伍（已不足來時的一半，大部份隊員趁着昏黑離隊歸去。）高聲說道：「我們要自力更生！我們要革命……」反復說了好多遍，所謂「自力更生」就是要脫離政府，不再提起要到奉化溪口作領袖衛隊去了，所謂「革命

「，涵義雖然很含糊，實際是「叛跡」的公開暴露。原來不知道究竟的隊員們已經瞭解了眼前的處境；受賈某蠱惑的自然精神一振，而大多數隊員雖然對同學中不知「誰忠誰奸」；但在心裡都在作準備。在此同時，賈某已派人去強征民船，大約可載四、五百人，臨到要再度出發時，人數已不足千人，一個兩千多人的隊伍，剩下不到一半了；這時賈某頓現頹喪，我乃主動向賈提議，由他率領乘船部份走水路，其他由我帶着走陸路。賈某無可奈何，指定第三大隊全部和其他自認體力較差的乘船，並留下二十餘名「衛隊」，「保護」我；船行運河，步行乃沿運河岸齊頭併進。新月朦朧，一個隊伍，萬種心情；當隊伍剛離開「烏鎮」不遠，地方保安隊警戒部隊，向天鳴槍十餘響，意在向上級交差，表示對這一個「出走」的部隊，已採取行動。但這一陣槍聲，確實成了我的救星，陸上的隊伍亂成一團，有的誤蹈水汊，溺死數人；因為賈某在船上，跟隨我的「衛隊」也祇好聽從我的命令。我吩咐他們疏散開去，擔任警戒，一面向河上高呼賈某，此時賈某已悶聲不響，船仍繼續逆水西行。賈某知道情況對他不和，他此時如果出現在我面前，知道我佩有手槍，在混亂的情況下，可能性命不保。這是一個萬分複雜與緊張的時刻，部份隊員自動走向我身邊，我密令他們儘速回去，我也就乘機脫險，離開賈亦斌及其心腹的挾持，迅速乘黑夜離開叛逆分子，先潛至一農舍屋簷下稍作隱避。當地運河縱橫，地形不熟，據聞有一條運河直達杭州；我在黑夜裡步行了一段路程，又走到一條運河的邊

沿，天已大亮，適有一條民船，是載着朝香客人要到杭州去進香的，我跳上船去先獲得許可，便找個地方躺下來休息，因為疲勞過度，一會兒竟睡着了。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醒來，已是紅日西斜，大約是午後兩三點鐘。我身邊還躺着一條大漢，態度很和善，像是有意在維護我，但沒有說一句話。在此種情況下，還是保持沉默的好，不久船已到達杭州市郊，我下船後先找到救國團，由徐貴庠同志陪同先沐浴進餐，稍事休息，並連絡有關單位，前往武康附近地區，對被國軍部隊攔截在該地區的預幹總隊之殘餘部份約五百餘人，設法令他們歸隊。我親筆寫了數十張簡短傳單，派人送到接觸線散發，促使他們瞭解事實真相，莫受賈某欺騙，儘快歸來。傳回來的是賈某和他心腹的條件是：祇要我親去和他們會面，就可以一同回來。救國團胡步日先生等皆認為這是欺騙手段，不可步入陷阱；一方面隊員們在傳閱我的傳單，同時又有空軍飛機在上空散發的文告，知道這次事件是上了賈某的大當。同時我到第一線看到部份為國軍收容的隊員，鼓勵他們乘夜潛回隊伍，告訴同學們我在等待他們歸來。至此，賈某已是四面楚歌，當晚隨賈某乘黑夜西竄的，心腹份子僅數十人，到達莫干山後，全部解體，賈某個人化裝逃走，潛回上海，其心腹作鳥獸散。

青年軍經得起考驗

此後一連數日，所有隊員先後脫離隊伍，陸續返回嘉興歸隊，亦有少數離家較近進行回家者。我回到嘉興撫慰歸來的隊員們，大家如同作了

一場惡夢，同時也證明了我們青年軍子弟經得起考驗，奸人的欺騙是騙不了他們忠於領袖、忠於國家的一片赤誠。當時上海的中外報章連篇累牘，以頭條新聞報導這一事件，使我青年軍名譽蒙羞。

因為當時我是預幹總隊的總隊長，報紙弄不清我的真實姓名，大都以訛傳訛，用特大標題：「李天圖」或「李天托」如何如何，後來經過我們在記者招待會上詳細說明事件經過，並分發書面說明書，同時絕大部份隊員都已安然歸隊，並已正式恢復操課，才算把事情予以澄清。

這次事件是發生在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七日，總隊也就以「3847」為部隊代號，經過此一事件，我身心勞瘁，精神極感不支，請辭現職，奉准以國防部部屬員派滬滬警備總部服務。

到上海滬警備總部報到後，適海軍總部亦已移駐來此，晉謁桂總司令，即奉派為海軍總部第一署副署長。恰遇有運眷艦船航駛臺灣，乃將家小及同學黃希珍之眷屬送上中字登陸艇赴臺。其時空軍地面警衛副司令黃超將軍面告，該部司令萬用霖將軍奉命籌組舟噸羣島防衛司令部，即日赴定海部署，邀我出任參謀長；萬用霖司令乃舊識江西省鄉長，與桂永清總司令交誼深厚，故能得桂總司令應允調任，眷屬仍隨海軍艦船赴臺，解我後顧之憂，我則隨萬司令等由滬飛定海，展開舟噸列島的防衛部署工作。

訂閱「中外雜誌」「時代文摘」
請撥電話五三六五三一